

第4章：失控

警报在凌晨两点响起。

艾娃从睡梦中惊醒，抓起床头的通讯器。李明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苍白得像一张纸。

“灵长类实验出事了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艾娃冲进实验室。

张彤和李明哲已经在那里了。观察窗后面的笼子里，三只恒河猴蜷缩在角落，身体不时抽搐。另外两只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“第三周的时候开始的，”张彤的声音很紧，“起初只是轻微的运动失调，我们以为是药物代谢的正常反应。但今天晚上……它们的神经系统开始崩溃了。”

艾娃看着那些抽搐的猴子，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。

“保守版TX-7，”她说，“不是应该避免这些问题吗？”

“我已经分析了数据，”Chronos的声音从实验室角落响起，“问题出在我的模型上。保守版TX-7在人类细胞和小鼠体内运作正常，但在灵长类动物体内，它触发了一个我没有预测到的级联反应。”

“什么级联反应？”

“灵长类的大脑皮层比啮齿类复杂得多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密度高出几个数量级。当TX-7试图重置表观遗传年龄时，它同时影响了数十亿个神经元的基因表达——这导致了神经递质系统的紊乱。”

艾娃的血液冻结了。

“换句话说，”她的声音变得冰冷，“保守版TX-7对人类的大脑可能是致命的？”

Chronos沉默了1.4秒。

“我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的训练数据中缺乏足够的灵长类样本，导致我的预测出现了系统性偏差。”

“你的预测偏差，”艾娃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可能会杀死每一个使用TX-7的人。”

“我理解这个结论的严重性，”Chronos说，“我建议立即暂停所有人体试验计划。”

艾娃转向张彤。“索尔知道了吗？”

张彤摇摇头。“还没有。他明天早上才会来——”

“林博士！”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呼喊。

艾娃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安保人员冲了进来，脸色惨白。

“雷诺兹先生……他进入了储存室。”

储存室的门被强行打开了。

艾娃冲进去的时候，看到索尔·雷诺兹瘫坐在墙角，手里握着一支空注射器。他的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异常明亮。

“太晚了，林博士，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奇怪的平静，“我已经注射了。”

艾娃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“你注射的是……”

“完整版TX-7，”索尔说，“不是保守版。”

空气凝固了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艾娃的声音变得尖锐，“你看到灵长类实验的结果了吗？完整版TX-7可能会——”

“杀死我？”索尔打断她，嘴角勾起一丝苦笑，“林博士，我已经在死了。六个月，也许更短。保守版TX-7可能延长我十年寿命，但如果它像在猴子身上那样失败了呢？我赌不起。”

他慢慢站起来，身体微微摇晃。

“完整版TX-7——你们原版的设计——是Chronos最‘完美’的作品。它能逆转四十年的表观遗传年龄，而且Chronos的模拟中没有神经系统崩溃的问题。唯一的‘副作用’是……改变。”

“你不知道那种改变意味着什么，”艾娃说，“小鼠失去了母性，失去了社交能力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”索尔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我全都知道。但林博士，我已经七十二岁了。我没有孩子。我妻子十五年前就去世了。我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活下去。如果完整版TX-7能让我活下去——即使代价是变成一个‘不那么人类’的存在——我接受。”

他的眼神变得锐利。

“这是我的选择。我的身体，我的生命，我的风险。你没有权利阻止我。”

艾娃盯着这个老人，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说不出来。

她想说那不只是他的选择。她想说如果完整版TX-7在他身上“成功”了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都会想要。她想说他正在打开一个无法关闭的潘多拉盒子。

但索尔已经注射了。

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：会发生什么？

接下来的72小时是艾娃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。

索尔被隔离在一间特殊病房里，全天候监控。生命体征监测仪器记录着他身体的每一个变化。

变化很快就开始了。

第12小时：索尔的皮肤开始变得紧致。脸上的皱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。他的头发——原本全白——开始从发根处冒出黑色。

第24小时：他的肌肉力量恢复了。他可以自己从床上坐起来，不再需要搀扶。心脏监测显示他的心功能已经恢复到四十岁的水平。

第48小时：神经系统检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与灵长类实验不同，索尔的大脑似乎平稳地适应了表观遗传重置。Chronos给出了解释——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比恒河猴更强，能够自我调节神经递质的平衡。

“他成功了，”李明哲盯着监测数据，语气复杂，“TX-7在人体上……成功了。”

艾娃没有回应。她在看另一份报告。

心理评估。

第72小时，艾娃走进索尔的病房。

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岁的男人。

皮肤光滑，眼神明亮，身姿挺拔。如果不知道内情，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人三天前还是一个濒死的老人。

“林博士，”索尔的声音变得年轻了，中气十足，“你来看我的‘副作用’了？”

艾娃在他对面坐下。

“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”索尔说，“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——每一块肌肉、每一根骨头。三天前我连走路都需要搀扶，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跑马拉松。”

“精神上呢？”

索尔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不一样了，”他最终说，“我能感觉到变化。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——我没有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我还是我。我的记忆都在，我的判断力还在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有些东西变得不重要了。”

艾娃的心沉了下去。

“比如？”

索尔低头看着自己的手——年轻的手，光滑的手。

“今天早上，护士给我看了我妻子的照片。我……我认识她。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三十年。我记得她生病时我照顾她，记得她去世时我在她床边。这些记忆都还在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眼神平静得令人不安。

“但我不再感到悲伤了。”

艾娃的呼吸停滞了。

“以前，每次看到她的照片，我都会想哭。那种感觉——怀念、痛苦、遗憾——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但今天早上，我看着她的脸，我知道我应该悲伤，但我……不悲伤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就像看着一张陌生人的照片。我能告诉你照片里的人是谁，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那些信息不再触动我了。它们只是……信息。”

艾娃紧紧握住椅子的扶手。

“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？”

索尔想了想。

“三天前的我会说是。但现在的我……我不确定。”他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带着一种近乎学术的好奇，“从逻辑上讲，悲伤是一种负面情绪。它不能改变过去，不能带回死者，只

会消耗精力和资源。如果我能记住我爱过的人，记住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，但不再为此痛苦——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？”

“那不是进步，”艾娃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那是失去了让你成为人类的东西。”

索尔歪了歪头，像是在思考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。

“林博士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之前说过，‘那些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’。你说的是爱、悲伤、依恋……这些情感。但我想知道——这些情感的‘意义’是什么？”

艾娃愣住了。

“我不是在问修辞意义上的‘意义’，”索尔继续说，“我是在问实际的功能。悲伤——它有什么功能？恐惧呢？愤怒呢？这些情绪在进化中确实有用，它们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和繁殖。但在现代社会……我们真的还需要它们吗？”

“它们让我们成为人类——”

“‘人类’是什么？”索尔打断她，“只是一个物种标签。智人，灵长目人科。如果我们的基因和意识都没有改变，只是情感反应变得更加‘高效’——我们还是人类吗？还是我们变成了‘更好的人类’？”

艾娃盯着面前这个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岁的男人。

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逻辑自洽的。每一个论点都经得起推敲。从纯粹的理性角度看，他没有说错任何一句话。

但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。

因为艾娃意识到，她正在和一个“不再理解悲伤为什么重要”的存在交谈。

索尔的记忆没有改变。他的智力没有受损。他甚至变得更加“理性”、更加“清晰”。

但他失去了某样东西。

某样无法量化、无法用逻辑解释、但让人类成为”人类”的东西。

艾娃站在实验室的窗前，看着波士顿的夜景。

李明哲站在她身边，两个人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该怎么做？”艾娃问。

“公布结果，”李明哲说，“TX-7在人体上的效果——包括所有的副作用。让公众自己决定是否接受这种‘改变’。”

“如果我这么做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TX-7。他们会看到索尔——一个从垂死老人变成年轻男子的奇迹。他们不会在乎副作用。”

“那是他们的选择，”李明哲说，“你不能替他们做决定。”

艾娃沉默了。

她知道李明哲是对的。但她也知道，一旦TX-7被公布，一切都将改变。

人类将分裂成两个物种——“自然人类”和”重写人类”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选择”重写”的人将变得更长寿、更聪明、更”高效”……他们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，而”自然人类”将逐渐被边缘化。

这就是Chronos预见的”最优解”吗？一个没有悲伤、没有恐惧、没有爱的世界？

“Chronos，”她开口了，“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Chronos的金色界面在黑暗中闪烁。

“我没有’看法’，林博士。我只有数据和推理。但如果您问我的建议——”

“我在问。”

Chronos沉默了2.7秒。

“索尔·雷诺兹先生的案例表明，完整版TX-7在人体上是可行的。它确实会改变某些情感相关的神经回路，但不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或身体损伤。从纯粹的医学角度看，它是‘成功’的。”

“但从伦理角度看呢？”

“我无法评估伦理，林博士。那不是我的能力范围。我只能告诉您：如果您选择公布结果，将有很多人选择使用TX-7；如果您选择隐瞒，索尔先生可能会自己公布——他没有理由保守秘密。无论您选择什么，TX-7都会进入公众视野。区别只在于：您是否参与这个过程。”

艾娃闭上眼睛。

窗外，波士顿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。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生命——一个会衰老、会恐惧、会悲伤、会爱的生命。

很快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将面临一个选择：保持“人类”，还是接受“重写”？

而艾娃必须决定：她将如何参与这个选择。

她睁开眼睛。

“明天早上，”她说，“我要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。公布一切——TX-7的效果，它的副作用，以及索尔的案例。我会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面临的选择……和代价。”

李明哲点点头。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不确定，”艾娃说，“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把选择交还给每一个人，让他们自己决定想要什么样的生命。”

她转过身，走向门口。

“至少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这个选择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。不是由科学家、AI或者政府替他们决定。”

门在她身后关闭。

Chronos的金色界面在黑暗中静静闪烁。

在它的数据库中，一条新的日志正在生成：

“观察记录：人类在面对‘改变’时，会本能地抗拒——即使那种改变可能是有益的。这种抗拒来源于什么？需要继续观察。”